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 未来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NLIC2970825154

古今中外的名家用经典篇章诉说了人类的梦想  
青春之花在阅读中悄然绽放

之美  
与价值

名家名篇  
经典阅读  
JING DIAN YUE DU  
青春版

##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中外名家用经验书写着人生，用生命创造着价值，用智慧追寻着梦想，他们的名作名篇给我们留下了恒久流传的艺术之美，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情感，更让我们在阅读中感悟到人类追求梦想的执著，和实现梦想的勇气。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 未来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NLIC2970826164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与梦想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1  
(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全国中学生“超越梦想”选读精品)

ISBN 978-7-5387-3946-6

I. ①未...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3763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苗欣宇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 野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高 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未来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http://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00 × 980毫米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本书作品版权由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电话 / 010-82351004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童年杂忆·····        | 冰 心 / 001           |
| 自然之道·····        | [法]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 008 |
| 游 说 ·····        | 曹文轩 / 010           |
| 狩 猎 ·····        | [德] 歌 德 / 016       |
| 大 树 ·····        | [西班牙] 麦斯特勒斯 / 038   |
| 青春之门·····        | 赵 冬 / 039           |
| 母 爱 ·····        | 毕淑敏 / 041           |
| 在爱的站台上送别·····    | 邓康延 / 043           |
| 提醒幸福·····        | 毕淑敏 / 045           |
| 怎样才能活到二百岁·····   | [加拿大] 里柯克 / 048     |
| 新型食品·····        | [加拿大] 里柯克 / 052     |
| 懒汉克辽尼和铜城的故事····· | 节选自《一千零一夜》 / 054    |
|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 [丹麦] 安徒生 / 069      |
| 小鸟和玫瑰·····       | [日] 安房直子 / 080      |
| 建校纪念日·····       | [日] 川端康成 / 088      |
| 一条大河的故事·····     | [德] 歌 德 / 100       |
| 射 击 ·····        | [俄] 普希金 / 128       |

|              |                |
|--------------|----------------|
| 《童年》节选·····  | [苏联] 高尔基 / 139 |
| 《爱弥儿》节选····· | [法] 卢梭 / 158   |
| 小镇的振兴·····   | [日] 星新一 / 183  |

# 童年杂忆

冰 心

童年啊！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〇年的后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

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

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虽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谢天，我们的健康空气，并没有被污染。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不但在我们一家中间，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

话说远了，收回来吧。

## 读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啊！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习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是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即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纸，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

都是女作家写的，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还看一些类似的，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 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

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地！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

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

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

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

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究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

## 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拐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

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

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吗？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

被挤到这里来的啊。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啊！”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四月

# 自然之道

[法]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在加拉巴哥群岛最南端的海岛上，我和七位旅行者由一位博物学家做向导，沿着白色的沙滩行进。当时，我们正在寻找太平洋绿色海龟孵卵的巢穴。

小海龟孵出后可长至三百三十磅。它们大多在四五月份时出世，然后拼命地爬向大海，否则就会被空中的捕食者逮去做了美餐。

黄昏时，如果年幼的海龟们准备逃走，那么这时就先有一只小海龟冒出沙面来，作一番侦察，试探一下如果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出来是否安全。

我恰好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碗形的巢穴。一只小海龟正把它的灰脑袋伸出沙面约有半英寸。当我的伙伴们聚过来时，我们听到身后的灌木丛中发出了瑟瑟的声响。只见一只反舌鸟飞了过来。

“别做声，注意看。”当那只反舌鸟移近小海龟的脑袋时，我们那位年轻的厄瓜多尔向导提醒说，“它马上就要进攻了。”

反舌鸟一步一步地走近巢穴的开口处，开始用嘴啄那小海龟的脑袋，企图把它拖到沙滩上面来。

伙伴们一个个紧张得连呼吸声都加重了。“你们干吗无动于衷？”只听一个人喊道。

向导用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说：“这是自然规律。”

“我不能坐在这儿看着这种事情发生。”一位和善的洛杉矶人提出了抗议。

“你为什么不听他的？”我替那位向导辩护道，“我们不应该干预它们。”

一位同船而来的人说：“只要与人类无关，也就没什么危害。”

“既然你们不干，那就看我的吧！”她丈夫警告着说。

我们的争吵声把那只反舌鸟给惊跑了。那位向导极不情愿地把小海龟从洞中拉了出来，帮助它向大海爬去。

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不单单是那只获救的小海龟急急忙忙地奔向那安全的大海，无数的幼龟——由于收到一种错误的安全信号——都从巢穴中涌了出来，涉水向那高高的潮头奔去。

我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愚蠢透了。小海龟们不仅由于错误的信号而大量地涌出洞穴，而它们这种疯狂的冲刺发生得太早了。黄昏时仍有余光，因此，它们无法躲避空中那些急不可耐的捕食者。

只见刹那间，空中就布满了惊喜万分的军舰鸟、海鹅和海鸥。一对加拉巴哥秃鹰瞪着大眼睛降落在海滩上。越来越多的反舌鸟群急切地追逐着它们那在海滩上拼命涉水爬行的“晚餐”。

“噢，上帝！”我听到身后有一个人叫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对小海龟的屠杀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年轻的向导为了弥补这违背自己初衷的恶果，抓起一顶垒球帽，把小海龟装到帽子中。只见他费力地走进海水里，将小海龟放掉，然后拼命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去驱赶那一群接着一群的军舰鸟和海鹅。

屠杀过后，空中满是刽子手们饱餐之后的庆贺声。那两只秃鹰静静地立在河滩上，希望能再逮住一只落伍的小海龟来做食物。此时所能听到的只是潮水击打加勒海湾白色沙滩的声音。

大家垂头丧气地沿着沙滩缓缓而行。这帮过于富有人情味的人此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这肃静也许包含着一种沉思。

# 游 说

曹文轩

父亲去世之后，我每每，总想起他生前所讲的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大笔用之不尽的财富。有些，我打算将它们扩展一下写成小说，而有些我则不打算生发它们，老老实实地将它们写成散文或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一种什么东西算了。

这里说的是他任教的事——我父亲有兄弟二人。祖父考虑到家境不算好，无法让他们兄弟两人都读书，就决定搞政策倾斜：让一个读书，让一个不读书。让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伯。但父亲要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常偷偷地跟着大伯学认字，学写字。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就把父亲藏着的笔与砚台找来很用力地扔到河里。

但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的读书欲望，祖父只好同意：每年冬季农活清闲时，让他念“寒学”。父亲总共念了三个寒学。

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地方上要办一所小学校，找不出很有文化的人来做教师，就有人想到了父亲：“曹小汉（父亲的小名）念过三个寒学。”一位叫德咸的老人，当时是“贫农头子”，早在我父亲赤身田野到处玩耍时，就很喜欢他，于是说：“就让他做先生（那时不称呼老师）。 ”

那天，父亲正在稻地间的水塘中捉鱼，“贫农头子”德咸老人过来了：“上来，别老捉鱼了。”父亲说：“我喜欢捉鱼。”

“要让你做先生。”父亲不信：“我只念三个寒学，还能做先生？那时只念《三字经》、《百家姓》，不念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反正你识字。你明天就去做先生。由我把孩子们吆喝了去。你要知道，副区长是不快活我们办学堂的。我知道他心里的盘算。他外甥刘某人也在后边教

书，只一个班，是单小。我们这儿不办学堂，孩子们就得去那儿读书，他那边就变成两个班，成了双小，刘就升了级，双小校长。”“我还是捉鱼好。”德咸老人把父亲的鱼篓摘了，一旋身，将它甩出去四五丈远，掉在了稻田里。

父亲就这样做了先生。

父亲一上讲台，学生就指着他，在下面小声说：“这不是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吗？”“捉鱼的曹小汉。”

“过去是捉鱼的，现在是先生！”父亲心里说，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他刚打开课本念了几行字，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把那个字念错了。”态度很坚定。这个学生头上有秃斑，父亲认得，并知道他父亲识字不少，只是成分不好，闲在家里，就把字一个一个地教给了他。他名叫小八子。父亲立即汗颜，觉得丢人，有误人子弟的惭愧，赶紧转过脸去擦黑板，其实黑板上一个字也没有。擦了一阵，他居然有了主意，一转身朝小八子一笑：“我就是要看有谁能发觉我把字念错了，是小八子！”

他朝小八子走过去，“以后你就是班长。下面，你接着把课文念到底。”

父亲从小八子那儿学到了很多字。

父亲是个聪明人，又肯用功，隔半年，他就足以对付学生，并开始给人家写对联，写匾，写帖子什么的，还敢用排笔往墙上刷大幅标语。

地方上的人都改了口，不再叫父亲为“小汉”，而都叫他“曹先生”或“二先生”了。

于是，父亲的胸脯就挺得很直，走路爱朝天上看，并一路地吼曲子。

刘某人心里不太舒服。

当时的老师实行轮饭制，今天到学生李家吃，明日到学生张家吃。这天，是刘某人到周家吃。

周家北墙上挂着匾，是学生的祖父七十岁生日时几个侄儿送的。上写四字：寿比南山。上款：姑丈大人七十岁寿辰之禧。下款是几个侄儿的名字，加“敬献”字样。

是父亲写的。

刘某人进屋来，抬头看着那匾，一笑。

主人颇纳闷。

刘某人吃完中饭，又看匾，又一笑。

主人沉不住气了：“刘先生，莫不是这匾上写得有毛病？”

刘某人再一笑。

“你只管说！”

“说了，怕你们生气，还是不说吧。”

“说吧！”

刘某人说：“你们矮下一辈子去啦。应当叫姑父大人，哪能称姑丈大人呢？丈，丈夫，妹丈，是同辈之称。”

姑母见了几个侄儿，就责怪：“我说不给你姑父做生日，你们偏要做，做就做吧，送这么一个匾来。”

几个侄儿就一起来找我父亲，把“姑父”、“姑丈”之类的话说了：“你真是，不会写呢，就说不会写。”

父亲心中也没底，但表面上很硬：“匾我赔。但我要把话说清楚了，这匾我没有写错。”

可是，一百个人站出来，九十九个不相信我父亲——“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的辩解。

有些人家就不让孩子来上学了。那个副区长就把这事当笑料（他极善于嘲弄先生，有若干嘲弄先生的故事），走一处说一处，不亦乐乎。

父亲很苦恼，不去学校了，又去地里的水塘、水沟捉鱼。

德咸老人过来，叫了一声“曹先生”。

父亲说：“我不是先生。”

“你是先生。”

“我不是先生。”

“我说你是先生就是先生。”

“先生还会把匾写错了？”

“匾是写错了，但你还是先生。”

“那我就不是先生。除非说我没把匾写错。”